

父亲的改变

莫柔

说起我的父亲，他是一个正直、倔强古板、朴素、善良的人。

父亲的性格即让人欢喜又让人无奈，他倔强的性格是最令人无奈的。父亲总是一年四季穿制服，极少穿便装，除非他的制服脏了，但是，制服脏了以后，他会立马换上。几年里也不添一件衣服。他总在我耳边坚定地说：“毛主席就是提倡艰苦朴素。”“艰苦朴素也得有底线啊！什么年代了？也不能几年不买衣服啊！”我总是不耐烦地地点一下头心中默想道。因为，我知道说出来也是白说。

“我爸穿着的那件白色背心那么多小窟窿，怎么还穿？”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到家，看到父亲穿着他那件有点发黄的白色背心出去后，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小声不解地问母亲。父亲那件白色背心肩上和后背氧化了似的，已经有十来个小米粒大小的小窟窿。

“以前你奶奶说他从小时候就是脑袋灵。”母亲一边低头缝着鞋垫一边生气的说着。母亲接着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不想改的事谁说也不听，无论什么事就是那样，认准了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他那制服洗了还没干，他就非穿那件带窟窿的。他自己不嫌难看，没办法。”母亲语气里有点恼火。

“我去给他买一件背心。”我说着站起身。

“他有其他背心他说不喜欢穿，说穿着那件白色的舒服。你买回来他也不穿。”母亲抬起头着急的看向我说道。

“万一穿呢！”我怀揣侥幸心理说完背起书包走了出去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我在“海澜之家”专卖店为父亲买回一件浅蓝色短袖体恤。

“爸，你看这件体恤多好看，这种颜色你这个年纪穿着显精神。”我高兴地笑着拿着体恤衫站在父亲面前说道。

“我穿这件白色的舒服适应，你花多余的钱。”父亲接过体恤衫看了一眼，扔到客厅沙发上。

“不扎就是不扎，没有什么。”

“你还是你那个犟的毛病，转不过弯来。”

“你也不能扎。”父亲看着母亲说道。

“都得扎，全民接种。”我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口白开水看着父母说道。

“你愿意扎你扎，别管我们。”父亲严肃的看着我说道。

“你如果还没退休的话，你们单位让你扎，你就没有办法抗拒了。”我认真地说。

“我坚决不扎！你妈也不能去扎。”父亲有些不耐烦道。

“唉！没办法。”我说完回到自己房间。

自从新冠疫情陆续接种，直至2021年四月全民接种，我倔强的父亲一直抗拒态度，谁劝谁说也无用，还阻拦母亲去接种。我看到父亲坚定的抵抗，亦实在没办法说服他。再也没有人催促他去接种。

“我们去扎疫苗吧！你看国家这一年里这么长时间，为了新冠这件事，投入那么多人力、物力、资金，专家们耗费那么大的精力，我们真不去扎疫苗，真的对不起国家了！”前几天的一天早饭后，父亲突然对母亲说道。

“吃！今天太阳从那边出来的？”母亲疑惑地看着父亲笑问道。

我愕然地看着父亲。

“我一直看新闻，一年多里，我们伟大的国家付出那么多，我们真不去扎，就对不起国家的付出。走，让尊雅用车拉着我和你一块儿去。”父亲笑着看着母亲兴奋地说道。

“那们快去吧！”母亲连忙笑道。

听了父亲的话语我异常地激动，国家一直持之以恒的付出和投入及对人民的爱，使我倔强、固执了几十年的父亲感动了、改变了。

我驾车载着父母高兴地行驶于去往指定的疫苗接种站之路上。

这还不，又到周末孩子回家，琳达为了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煞费苦心。青春期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营养均衡是首要考虑的问题。

早上做点儿啥呢？让孩子舒服服地美餐一顿。既填饱肚皮，又不失色香味。对了，就来一碗南瓜汤面。说干就干，琳达拿来老南瓜，去皮，切薄片，上蒸屉。十分钟后南瓜蒸熟，打开锅盖儿，南瓜的清香味儿扑鼻而来。想想就是美味儿，她心里美滋滋的。

把蒸熟的南瓜放入碗中，捣成南瓜泥。南瓜的每一个细胞被打开，整个屋子弥漫着一股甜甜的味道。琳达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哇！真香。”她陶醉其中，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简单，就如同这南瓜的味道。“给自己一个微笑，生活会被你点燃。”琳达自言自语道，如此想着，她捋了捋额头的刘海儿，送给自己一个甜美的笑容，居然笑出了声。

琳达拿来盆子，放入南瓜泥，倒入面粉，打入一颗鸡蛋，搅拌均匀。纯手工制作，面团越揉越筋道，越揉越起劲儿。此时，她想起曾经儿子说过，揉面是最好的减压方式，至少不会伤害他人，更不会伤害自己。想想，果真如此。在揉面的过程中，心中的压力在无形中被释放，面团接受到了来自我们人为的力量，反而超脱自然。

擀面过程依然采用传统工艺，这是琳达从小耳濡目染奶奶的做法，延续到母亲身上，如今琳达把这一项技术演绎的超凡脱俗。记忆中，每当收获割麦，母亲都会做手擀面。下地回来，人人都会美美地喝上一碗手擀面，顿时神情舒畅，赶走因劳作而带来的疲惫。

擀面杖在琳达手中如同一条驯服的游龙来回穿梭的忙碌，动作娴熟。片片面叶，融入丝丝真情。

洗菜、焯水，热油、炆锅，厨房里弥漫着葱花的香味。待水烧开，把面下入锅里，在开水里翻腾着，冒着泡。时不时有俏皮的面团随着开水的节奏上下翻飞，似乎是在和琳达打着招呼，传递出一丝热情。更像是在和琳达说：“是你的自信带来人间美味。”

儿子尝了尝，说道：“味道好极了！晚上还要喝。”他美美地喝了三碗。琳达知道，这是来自孩子最大的赞赏。

南瓜汤面

吕言红



流光溢彩 摄影 李红军

这就是你

郝青

岁月
很多时候粗枝大叶
就像冬天的风
一远远扫过冰冻的土地
让我们的心破裂疼痛
你说
即使流血也过生出厚厚的老茧
因为血是生命的颜色
温热生动……

你 看着静止的河流
光秃秃的树枝
还有躲在芦苇荡里的野鸭
眼睛望见光芒四射
你说
鱼儿就在冰封的河流里摇曳生姿
芽苞就在冬树的铁干上跃跃欲试
寒风里的太阳正在梳洗打扮

胭脂已经染上了面颊
即使冬天
大自然也要轰轰烈烈地恋爱一场
不辜负四季轮回里的美好年华

你有时
腰肢柔软舞姿轻盈
你有时
健步如飞铿锵步伐
你有时言谈低回婉转
你有时姿态豪放豁达
而你
最让人销魂的
就是那一双明眸善睐
和着晨曦碎碎跳动的心腔
你眼睛里闪烁着
钻石般高贵真挚坚贞不屈的
烁烁光华……

“被喝醉”的体验

李曙光

被喝醉的感觉，有几分尴尬，有几分无奈，也有几分幽默。

前几天，同学的侄子结婚，几个同学约好要去喝喜酒，不准开车去，好好喝一杯，细细地拉一拉，因为平时难得一聚。

几位同学如约而至，见面“拍头拍脸，捶肩敲腿”地亲热劲自不必说，然后按年龄排座依次落座，我因“虚长几月”坐了首位。然后又从真真说到酒桌，从金生说到喝。接着又论起了酒量，未曾上菜上酒，先有了几分醉意。

酒、菜摆上以后，我们讲好等“新郎、新娘”敬完酒就正式“开喝”，每人最少三杯白酒，然后“论本事、见高低”。因为客人较多，等轮到他们真敬酒时，其他桌上早已是“高潮迭起，酒酣耳热”，已近尾声。再看我们桌上，每人面前的一杯酒还没见底，因为要等“敬酒”后才“一见高低”，所以都在“储存实力”、“厚积薄发”。

新郎、新娘来敬酒了，新郎因客人太多，自然喝了不少酒，显得有些不胜酒力。

大家端起酒杯祝贺一番，一饮而尽，豪气十足！每人斟满一杯酒，准备开怀畅饮。我想先做一点准备

在天天散步的惠民湖公园，最令我心旷神怡的是一个芦苇荡。它位于公园一隅，左手边是湖泊，右手边紧邻郭武三路。规模虽小，漫步其间，却妙趣横生。

两棵大柳树一左一右如同卫士忠实地把守在芦苇荡入口两侧。拾阶而下，中间是通向北院即向西的木板桥。冬日芦苇割净，可以看到桥身美丽的曲线，其他季节，它则被茂密的芦苇遮掩，颇有曲径通幽的妙处。

桥两边的芦苇，春天发出第一节碧绿的嫩芽，这里一支，那里一簇，长长短短，稀稀疏疏，近看分明，远看只是似有似无的一抹淡绿。渐渐地绿得越来越长，秆秆上也冒出越来越多的绿芽。于是，公园呈蓝色的湖水、碧绿的芦苇、淡黄色的木板桥，颜色对比愈发分明悦目。

到了夏天，芦苇已经长得分外高挑茂密，像青纱帐，像绿屏风，把桥两边遮挡得严严实实。行走其间，清风扑面，荡然顿消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再加之不时从芦苇丛中传来的清脆婉转的鸟鸣，这芦苇荡真是一个避暑绝佳之地。

秋天芦苇渐渐枯黄，芦花的青丝也被霜染白，但这丝毫不让人伤感，而是呈现出一番别样的美丽。芦管虽然看似纤细柔弱，但任寒风摇曳，却经久屹立不倒。而满目似雪的芦花风中摇曳更是又壮观又充满诗意，令人不禁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古诗：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爱芦苇荡秋日美景的也不独我一个。某一个秋日，我在木桥上，听到前面欢声笑语，透过芦苇丛缝隙，我看到一片红色。待转过木桥弯处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十几个爱美的大妈，清一色红毛呢外套，高跟鞋，精致的妆容，各式各色的丝巾，说说笑笑，顾盼生姿。她们一字排开，前面有人举着手机，后面有人支好摄像机，她们被这芦苇美景吸引，要美美地来一场T台走秀。

木桥向西不多远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两边前后稍稍开垦是一片开垦水域，里面长满了睡莲。一开始荷塘只是星星散

芦苇荡

路秀华

散的两三小片，后来每年都在往南及东西两边扩展，现在已经连成一大片。睡莲的叶子紧贴水面，圆圆的叶片有一个小缺口，像倒三角的刘海那般俏皮可爱。稍微高出水面的莲花，有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粉色的、红色的，或三三两两，或独枝，都是那么清爽、淡雅、缱绻，在阳光下浅笑，在微风里曼舞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，像远离尘嚣的处士，自甘淡泊，每次来到这里，我的心立刻变得无比平静，总会驻足痴痴地凝望许久。今年雨水盛，湖水都快接近桥身了，我得以前身下去，轻舒长臂，触摸最近桥身的睡莲，之前我总以为她的花瓣会像硬塑料，结果令我大为意外，原来是那么柔若无骨、清爽丝滑，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

这片荷塘总令我陶醉忘返，某一夏日傍晚，我和家人散步，在我强烈要求下，大家来到这片荷塘夜访睡莲。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，原来花瓣都闭拢了，花神早已酣然入梦。本想附庸风雅的我却被家人嘲笑为孤陋寡闻。

荷塘往西，桥两边又是茂密的芦苇丛，再走不多远，就到了芦苇荡的出口。芦苇荡不大，里面的景物却不刷新我的认知。我漫步其间，忽然想起芦花和芦苇堪称净化水质两栖鸟，可为什么这里只有芦苇，而没有芦花，岂不遗憾？这样想着，就往桥两边拿眼扫去。这一下还真看出了端倪，原来靠近荷塘的芦苇丛中，也间杂不少芦花，只是以前我没走马观花没看清楚。这下我终于把芦苇和芦花分清楚了：芦苇是中间一根又细又长的芦管，其上生叶，顶端生芦花；而芦花则是像大头兰一样从根部生出几片又长又厚的叶片，中间一根长枝，顶端长着棕褐色的果穗，我们这里叫蒲棒槌。这一下又收获了新知。

秋末冬初，漫步桥上，在枯黄日渐稀疏的芦苇丛中，时不时传来咯吱咯吱、咔嚓咔嚓的声音，那样清脆真切，像有人在折断芦苇或者竹叶，但周围这样安静，芦苇丛纹丝不动，想窥人断不可能。可仔细找去，毫无所获。又过几天，近桥边的芦苇渐渐被收割，在人为的踩踏下，没被收割的也



国画·田野